

远逝的

村庄

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研究

许玉庆◎著

故乡，古语：举国举家归恋故乡。村庄是孕育华夏文明文字这棵大树上被结出的最为丰硕的果实。随着一代代文学家、学者的开拓，村庄的奥秘愈显不测，获得诗咏和赞颂。最终汇成了一条奔腾浩荡的意象之河。这些形态各异、内涵独特的村庄意象，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乡土中国的风貌变迁。对其美学建构的独特性和内涵探索的丰富性展开深入研究，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先锋书系

王万森◎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万森◎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先锋书系

远逝的村庄

——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研究

许玉庆◎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逝的村庄: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研究 / 许玉庆
著. —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先锋书系)
ISBN 978-7-5328-9075-0

I. ①远… II. ①许…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3915 号

远逝的村庄

——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研究

许玉庆 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4 传 真: (0531)82092625
网 址: www.sjs.com.cn
发 行: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mm×1000mm 16 开本
印 张: 16.25 印张
字 数: 23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9075-0
定 价: 39.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6-2116806

总 序

为学生出书,是我的夙愿。带他们读研,总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当然,依然与书有关。

师生是一种缘分。因为导师制,研究生与老师之间便形成一对一的关系,类似旧时的师徒。1994年我开门招收硕士,韦丽华与刘复生是第一级,他们一直称我“师傅”,韦丽华改口称“老师”的时间早一些,刘复生则至今“师傅”“老师”混着叫。我觉得“师傅”亲切,也更贴切。师生缘分不可以简化为拿学位,尽管学位是学业标志,但是,有比学位更重要的和更根本的,就是人文精神。根本的问题在于怎样做人:怎样做导师,怎样做研究生,怎样提升人文境界。反思自己做导师的经历,确乎留下诸多遗憾,现在为学生出一套书,姑且作为补偿。

读书是一种缘分。读书是连接师生的纽带。学生为读书而来。他们经过基础训练,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那是被动式接受教育。读研就要主动读书,独立地发现问题。读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更是发现问题、解读问题、分析问题、阐释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与学生因读书走到一起,读书是我们的共同道路。年过七旬,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成为我的生命过程。尽管学无所成,但却读书教书,以书为伴,拥抱文学,面向学生。读书面前人人平等。带研究生,不是我教你学,而是在读书中切磋激励,在互动中共享读书的乐趣。现在出

这套书,是在延续师生共同读书的乐趣,延续读书的共同生命。

各位研究生的论文都是精心之作,可以看作读书心得,也可以看作他们学术研究的结晶。读他们的书,能读出文学的和文化的价值,读出乐趣。

愿与读到这套书的诸位分享。

王万森

2014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目 录

导 论 / 1

第一章 意象与村庄意象的界说 / 8

第一节 意象与当代文学批评 / 9

第二节 村庄与村庄意象史 / 20

第二章 作家与村庄意象 / 39

第一节 作家与村庄情结 / 40

第二节 作家与村庄想象 / 55

第三章 村庄意象的构成 / 69

第一节 物态意象 / 70

第二节 精神意象 / 94

第三节 人物意象 / 118

第四章 村庄意象的特性 / 137

第一节 村庄的文化特性 / 138

第二节 村庄的审美特性 / 171

第五章 村庄的象征意蕴 / 190

第一节 “家”的隐喻 / 191

第二节 民族的象征 / 202

第三节 历史的寓言 / 215

结语:村庄,一个没有终结的美学意象 / 229

参考文献 / 239

后 记 / 255

导 论

村庄是文学世界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意象。自古至今,中外文学中出现过许多书写村庄意象的经典文本。中国文学中的经典与村庄意象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从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到人口分布,村庄可以说是诸多社区形态中最为发达、最为成熟的一类。因此,古代歌谣、神话、寓言等文学类型中很早就出现了村庄意象。后来,随着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走向繁荣,村庄意象日渐成为文学家们所钟爱的意象。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转型、大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转型本身就体现为传统村庄的现代化进程。到了现代文学中,以鲁迅、废名、赵树理等为代表的文学家更是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村庄意象,如《祝福》中的贺家坳、《阿Q正传》中的未庄、《惨雾》中的环溪村、《小二黑结婚》中的刘家蛟、《李双双小传》中的孙庄等。在新时期文学中,村庄意象书写迅速走向繁荣。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被确定为改革开放的文学〔1〕,是因为其时代性、民族性、文学性与当下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这在村庄书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新写实小说”“文化小说”“家族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写作”……几乎每一文学思潮都涌现了大批书写“村庄意象”的经典性文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

〔1〕王万森主编:《新时期文学》,第1—1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的葫芦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靠山庄、《人生》中的高家庄、《黄河东流去》中的赤杨岗、《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北极村童话》中的北极村、《老井》中的老井村、《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清平湾、《桑树坪纪事》中的桑树坪、《爸爸爸》中的鸡头寨、《小鲍庄》中的小鲍庄、《狗日的粮食》中的洪水峪、《白鹿原》中的白鹿村、《缙缙与决绝》中的天牛村、《罍粟之家》中的枫杨树村、《羊的门》中的呼家堡、《无风之树》中的矮人坪、《村子》中的松陵村、《白纸门》中的雪莲湾、《空山》中的机村、《秦腔》中的清风街、《玄武》中的玄武村、《农民帝国》中的郭家店……这些形态各异、内涵独特的村庄意象，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乡土中国的现代变迁。对其美学建构的独特性和内蕴探索的丰富性展开深入研究，无疑是当下文学研究中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课题。

一、村庄意象研究的美学价值

村庄是一个古老的文学意象，伴随着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历程。但是由于时代语境所限，村庄意象的真正价值在传统文学中没有获得真正的彰显。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作为与现代都市文明相对应的社区意象——村庄，其价值内涵获得了凸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村庄被作家赋予了许多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的独特美学内涵。乡土文学的崛起就是最为直接的文学反映。本书之所以将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作为研究对象，而不采用乡土文学、农民题材、农村题材、乡土小说等传统研究思路，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首先，从社会学的社区分类角度看，文学研究中所谓的都市、小城镇研究早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例如“文学中的双城”、鲁镇格局、小城文学等。可是，“村庄”研究长期为乡土文学所遮蔽，一直处于沉潜状态。我们知道，村庄在自然环境、文化特性、人物性格等方面与都市、小镇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社区差异不但影响了作家自身的文化人格和创作心理构成，而且对文学中的社区形态、人物性格和文化反思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文学村庄研究应该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式方法，与传统乡土文学研究既有着诸多联系又存在着整体上的差异。

其次,从意象发展史的视角看,村庄在古典文学中就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被一代代文学家赋予了独特的文学思考。故乡、乡土、家园等象征意蕴是村庄意象在传统文学这棵大树上绽放出的最为绚丽的花朵。经过一代代文学家的探索和开拓,村庄的象征意蕴不断获得传承和发展,最终汇成了一条源远流长的意象之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乡土文学的兴起,村庄意象的现代意蕴得以确立,成为与小镇、都市并列的文学社区类型。后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村庄意象书写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为此,中国文学研究应当在继承传统意象批评的基础上,展开对新时期文学中村庄意象的历史变迁和美学意蕴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村庄意象塑造进行深入探索。

第三,从传统意象理论现代转型的视角看,村庄本质上是一个文学意象,是对传统村庄意象书写的传承与创新。村庄应该隶属于现当代文学意象序列,是传统文学意象现代转型的产物。过去,意象批评主要集中于诗歌、绘画等领域。如果我们将意象批评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理性意识、结构意识、现代意识十分突出的当代小说研究,对于传统意象研究和当代文学研究将会产生深远影响。近代以来西方意象书写和相关研究理论,特别是现代诗歌意象研究,则为我们的意象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维度。

综上所述,现代意象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理论难题。

二、意象研究与村庄意象

目前,有关村庄意象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并不多见,相关理论更是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所以本论题研究具有较大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发现一些与此相关、相近的研究成果,为该研究提供一些启发和思考。有研究者将整个“乡村”作为意象,如孙基林的《臧克家笔下的乡村意象》(《文史哲》2005年第5期)、董学武的《欲望的幻象:格非小说中的乡村意象》(《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等,对乡村世界中的一些独特的意象进行了剖析;有的研究者将现当代文学中的村庄进行了发掘和定位,如夏维波、刘佳音的《村庄的意义与表达》(《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对村庄的发现、村庄的体验、村庄的隐

喻、村庄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梳理。由此可见,在意象理论研究、意象批评和社区文学研究等方面,学术界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为村庄意象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案例分析。

首先,在意象理论研究方面。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一直是现代中国文艺理论家们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而意象理论研究是其重要构成之一。在中外美学研究领域,很多有创建的学者在传统意象理论的现代转型问题上做出了自己的不懈努力,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创见。汪裕雄的《审美意象学》与《意象探源》、汪耀进编的《意象批评》、胡雪岗的《意象范畴的流变》、夏之放的《文学意象论》等,考察了意象范畴的历史渊源、历史演变和美学内涵,为意象范畴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理论准备;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则从叙事学角度系统论述了意象叙事的独特性,涉及了意象原型、选择与组合、意象类型、意象功能等方面的问题,着重指出“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藏”〔1〕。在西方社会,康德、黑格尔、本雅明、胡果巴尔、庞德、詹明信等学者的意象研究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后现代理论中有关“破碎意象的堆积”“幻象”等理论阐述,对打通中外文学意象批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次,在意象批评研究方面。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人们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传统审美意象的研究。意象发展史研究方面,王立从意象主题的角度对柳意象、竹意象、雁意象、马意象等文学意象的意蕴构成和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和探究;俞晓红的《红楼梦意象的文化阐释》对文学意象的文化内涵做出了种种解读;邹强的《中国经典文学中梦意象的美学研究》对梦意象的特性、“梦”意象的发展史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揭示了“梦”意象的文化、美学内涵。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出现了很多针对当下文学意象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这方面的专著有《张爱玲的意象世界》(刘锋杰、薛雯、黄玉蓉等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博士论文有《“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复旦大学,靳新来著,2004年),硕士论文有《余华文学世界中的“人物意象”》(海南

〔1〕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师范大学,邹艳琴著,2007年)、《疾病隐喻与女性书写》(曲阜师范大学,王冬梅著,2007年)、《史铁生创作的意象类型与心理动因》(天津师范大学,丁秀花著,2006年)、《论苏童小说的意象世界》(华侨大学,缪倩著,2006年)、《“果园城”的空间意象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周海燕著,2006年)、《莫言小说意象论》(山东师范大学,房绍伟著,2006年)、《鲁迅小说意象主题论》(聊城大学,隋清娥著,2005年)等。以上研究成果表明,意象批评对于当代文学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独特的阐释功效,理应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最具本土色彩的领域之一。

第三,在社区文学研究方面。现代社区研究的开创者是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该研究最初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后来,西方学者丹纳、泰勒、弗雷泽等尝试将文学与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如今,这一研究已经为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极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在中国文学的社区研究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大批有关都市、小城、小镇的论著,如李欧梵、赵园等学者对文学中的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研究:《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城与人》。小城古镇研究在最近几年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如熊家良的《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对小城概念、历史沿革、类型、特征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富有创意性的观点,赵冬梅的《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对中国现代小说与小城的关系、作家与小城、小城的特性等问题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风格别具一格。在中外文学比较方面,陈晓兰的《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对左拉和茅盾笔下的两座城市特征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两座现代化大都市在文学中深蕴的美学内涵。所以说,这些社区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从不同侧面印证了村庄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村庄意象研究是社会发展与文学研究共同催生出一片崭新的天宇。

此外,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西方现代意象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样为村庄意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研究资料。它们在作家与乡村、乡土文学的变迁、民俗风情画、乡村人物塑造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皆可作为村庄意象研究参照或借鉴。例如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陈继会的《中国乡土小说史》等专著中,就有着对乡土小说独特内蕴的阐释、对乡村“三画”的探

讨。在对村庄意象的研究中,它们无疑做出了很多独特而富有启迪性的思考。西方近代以来有关社区意象的研究,是村庄意象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系。当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搜索时,会发现社区意象研究因为借鉴了诸多社会学、文化学成果,拥有诸多创新性的突破,如美国学者安德森以“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现代民族意识、现代国家意识起源的研究,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对城市景观、城市结构及其意象特性的研究;德国著名学者本雅明的《单行道》则以对日常生活意象的挖掘,探究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与人类内心世界之间的关联;杰姆逊对后现代语境中意象拼贴与“新的时间体验”关系的阐述,则是从哲学视角对现代意象做出了全新的阐释。综上所述,村庄意象研究应该拥有深厚的文学、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积累,理应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论探索中的重要范畴。

三、创新及研究方法

本书所研究问题具有独创性、前沿性特点,所以在理论框架、个案分析和材料搜集等方面存在着很大难度。通过大量文本阅读,并借鉴文艺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美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资源,本书对村庄意象研究做出了一番深入而艰辛的探索,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意象批评的现代转型。本书致力于传统意象美学的当代转型问题研究,力求从文化、美学层面上打通中外学术界研究现状。村庄意象研究的前提在于,要理清意象范畴的当下内涵。毕竟传统意象范畴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文学研究,有待进行现代转型,让其符合当代文学研究的逻辑性、系统性等特点,从而在文化与诗学层面上体现出当代性。(二) 村庄意象结构内涵。文学村庄是一个独特的社区意象,有着独特的结构特性。本书在借鉴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小城文学等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究文学村庄(包括其它社区意象)研究的具体思路。具体方法是:借鉴社会学的乡村调查理论对村庄意象的结构做出分析,认为村庄是一个由多重意象构成的复合体。因此,具体研究采用“从整体到部分、以部分阐释整体”的方法展开。(三) 作家与村庄的关系。从“外部研究”入手是探索村庄意象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为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与作家生活体验、创作经历有

着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创作经历为作家文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然也会影响到村庄意象在文化、美学层面的特征。这一影响不独体现在村庄意象塑造上,也适用于其它文学研究领域。(四) 意象叙事结构。意象叙事结构,是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叙事美学,在新时期文学的村庄书写中有着很多经典的案例。意象叙事与现代线性叙事不同,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空间叙事”结构。本书拟从物态意象、精神意象角度出发,探索它们的构成特性、美学意蕴和原创性特色。(五) 村庄的象征意蕴。这是与以往乡土文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一部分,因为象征性是意象的根本特性之一。象征意蕴是村庄意象研究的核心,体现了不同作家对村庄建构的独特认知和思考。为此,书中以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寓言”理论和传统村庄意象的内涵为理论依据,揭示村庄在象征层面上所体现出的有关“家”隐喻、民族国家的象征和历史寓言等多重美学内涵。

还需要做出解释的是,本书所考察的重点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意象。在这里,“新时期”不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出现的,而是一个有关文学史与美学的概念。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显然呈现出与以往任何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所不同的种种特性。在具体论述中,本书将村庄意象放在现代性视野中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解读,力争对转型期村庄的独特性做出准确而全面的揭示。基于以上阐释,本书题目中的“远逝的村庄”中的“远逝”一词,意为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庄的没落、传统文化的变迁、传统人格的转型。

第一章

意象与村庄意象的界说

“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乡土文学日渐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重镇。显然，乡土文学的出现与现代文化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其迅速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探讨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将湮灭的东西。”〔1〕村庄意象则是乡土文学发展中生成的新生事物。因为唯有进入现代社会，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村庄传统文化才会面临着没落的危机。然而随着时代渐行渐远的，不仅仅是古老村庄中那些年代久远的房屋建筑、用于耕作的牛马牲畜、周围的山川河流等，还有那些古老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村庄意象继续延续传统特性的同时，又被作家赋予了更多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与古典文学中的村庄意象相比，它承载了更多的现代性意味和美学期待。

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村庄书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从地域上看，可谓包揽整个中国版图。从太行山麓的矮人坪、老井村、温家窑到闽南山区的桃花村、湘南的“九十九堆”，从东北边地的北极村、辽南的歇马山庄到藏东南的梨

〔1〕〔德〕顾彬著，范劲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12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花屯、盐田村、机村,从陕北高原的高家庄、双水村到中原腹地的呼家堡、受活庄,从齐鲁大地的天神庙、鲢鱼村到江南水乡的王家庄、陈家庄、乔家读,以及身处沙漠边缘的黄沙梁、沙湾村……从历史叙事角度看,这些村庄意象更多地着眼于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与人性的变迁,如《黄河东流去》《白鹿原》《丰乳肥臀》《缙绅与决绝》《空山》等。新时期文学中的村庄承载着当下作家对村庄与村庄文化的情感与思考,是转型期乡土中国的艺术写照。它们记载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村庄人思想情感的变迁,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曾经走过的道路的反思,同时揭示了当下村庄的种种困境和无奈。古老的村庄正在经受着现代文化的洗礼,我们是惋惜,是留恋,还是企盼?

第一节 意象与当代文学批评

意象批评的现代转型是村庄意象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知道,随着社会文化和文学创作的时代变迁,特别是面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村庄书写庞杂繁复的格局,传统意象研究变得力不从心,根本无法适应当下文学研究实际。意象批评何去何从,就成为一个学术界最富争议的话题。意象批评如果能够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继续发挥作用并且能够完成现代转型,就应该重返中国传统文化层面,深入探究传统文化与意象发生学的内在联系,继而结合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实际问题,最终实现当代意象批评的转型。

一、意象与中国文化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个独创的美学范畴,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批评家李陀认为:“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独有的一个概念,恐怕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思想中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其中积淀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识,特别是哲学意识美学意识。”^[1]在漫长的文学艺术发展

[1] 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0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进程中,无论是在绘画、书法还是在文学研究、艺术批评中,意象为中国传统艺术走向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意象依然在文学艺术和其它文化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意象作为中国传统抒情文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具有舍此而难于窥见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学)堂奥的地位。”〔1〕所以说,要想真正理解中国文学艺术,就离不开对意象的认知和研究。那么,意象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上萌发、成长起来的呢?就像古希腊神话诞生于伟大的古希腊文化,意象的出现同样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孕育和浇灌。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没有“尚象”文化的存在,我们很难想象意象能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开花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正是这一宇宙观决定了中国文化“重经验、尚感悟、趋向反省内求”〔2〕的特性。受这一特性影响,在对世界的理解问题上,中国古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将世界划分为“此岸”和“彼岸”两个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易》中以观象之法来“格物致知”,确立了易象在认知事物中的重要地位,“它鲜明地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重直观、重感悟的特色”〔3〕。老庄以“道”作为他言说世界的核心理念,认为“而能保持‘虚静’心态、‘执大象’的人,就是体悟了‘大道’”〔4〕。《论衡》中提出“礼贵意象,示义取名”的说法,认为意象中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综合上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尚象”文化,是一种象征文化。这种文化特质反映到艺术创作中,就是意象美学的出现。

“天人合一”观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的一个整体,人的行为方式应当是“顺其自然”而非“对抗自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主体将自己的情性、志趣寄托在所感受的物象中,心物感应,遂成就了审美的主体”〔5〕。因此,“艺术的创构过程,便是‘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取象表意乃是取自然之象

〔1〕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第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汪裕雄:《意象与中国文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3〕汪裕雄:《审美意象学》,第60页,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汪裕雄:《审美意象学》,第49页,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5〕朱志荣:《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见《中国美学研究(第二辑)》,第16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表达人之情趣”。〔1〕故而,意象被广泛用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中,成为诗歌、绘画、书法等领域最为常见的美学形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审美意象?由于研究者在认知方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学界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尚缺乏统一的认识。意象的概念颇有些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或本雅明的“星丛”概念〔2〕。在此,我们不妨列举几个有关审美意象界定的代表性观点。“审美意象,是指美感过程中经由知觉、想象活动,不断激发主体情意而构成的心理表象。”〔3〕“意象实际上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的一种契合,是以具体可见的‘象’,来表现抽象的、不可见的‘意’。”〔4〕当然,学界还有很多与此相关的概念界定,例如物象、表象、形象等。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对“意象”与“表象”进行了区分:“它借助于某个独特的表象蕴含着独到的意义……借助有意味的表象的选择,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涵于其间。”〔5〕吴晟在《诗学审美意象论》中对“意象”与“物象”进行了区分,认为:“‘物象’只是现实客体在‘本文’中客观呈示式再现,它是一个常量,其意义即本身;‘意象’是艺术家在内心情绪或思想与外部对象相互熔化融合的复合物,是客观物象主观化表现”〔6〕。夏之放在《文学意象论》中对“表象”与“意象”进行了区分:“表象是过去已经历过的事物在记忆中留下的映像,它可以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主观倾向性,但在本质上它是客观事物形象的遗留,其内容偏向于客体;意象是在过去已积累的大量表象的基础上,主体头脑中新生的、超前的、意向性的设计图象,它不一定是已经存在过的,其内容偏向于主体的愿望和设想;产生新意象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活动,则是我们所说的创造性想象。”〔7〕吴晟认为:“凡是摄入文艺‘本文’并包含了作者的主观情感的赋象(物象),都可归于审美意象之列。”〔8〕在以上论断中不难发现,学界公认的意象内涵为:它是一种

〔1〕朱志荣:《中国审美理论》,第1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第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汪裕雄:《审美意象学》,第25页,吉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李黎:《审美意象初探》,载《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

〔5〕杨义:《中国叙事学》,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吴晟:《诗学审美意象论》,载《学术交流》,2000年第7期。

〔7〕夏之放:《文学意象论》,第165—166页,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吴晟:《诗学审美意象论》,载《学术交流》,2000年第7期。